

明宮詞

上海掃葉山房
石印



2387557

南耕程嗣章先生著

明宦詞



卷之三 呈 吳 案 題



掃葉山房新書出版

原本
影印
詞林紀事
裝訂十冊
價洋三元

是書二十二卷後附樂府指迷及詞旨詞韻考略各一卷為海鹽張詠川先生所輯上起唐宋下迄金元凡詞之有事可紀者悉經採入其或無事可紀而有前賢評語者亦間附載蓋猶計氏唐詩紀事及厲氏宋詩紀事之例也詞雖小道實導源於國風樂府長言咏嘆可以興感羣怨自後人視為嘲風弄月之具其意乃晦先生是書所錄亦亦就其本事疏證詳明仿計厲二氏之書而精要則過之所採故實關於綱常名教者固多即有流連聲色抒寫風懷亦皆曲終奏雅發情而止於禮義自是書出而詞之體始尊先生誠詞苑之功臣也原書清乾隆間刊行其板久毀傳世甚希本號竟得初印本影印成書紙墨精良有識者幸共賞焉

掃葉山房啟

裝訂四冊 歷朝名媛詩詞 定價壹元

新出
精本
粟香隨筆
訂洋三元
十紙
六本
紙元
精

近時筆記小說號稱極盛然多蕪陋猥瑣所謂言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或則寥寥短書一二卷輒止嘗鼎一臠又不足饜閱者之意惟金荏生先生粟香隨筆賡續至於五次蓋仿洪氏容齋五筆之例亘十餘年而始成書考訂之精搜採之富為近代一大著作在先生當日雖係信手輯錄而遺聞軼事今日已不經見詩詞文字賴此書以傳者尤多誠耆舊之綜錄文章之淵林也

明宮詞

古無宮詞唐人始為之其著者則有王建五代則有和凝花蕊夫人宋則有王珪及子仲修宋白張公庠周彥質諸人而以天子自為之者又有道君皇帝馬元明以降作者尤多大槩就當時宮闈密事發諸吟詠如陝州司馬所云不是大家頰向說九重爭得外人知是也竹垞朱氏云周南十一篇皆以寫宮闈之情即謂之宮詞也奚而不可然則雞鳴齊之宮詞也柏舟綠衣燕燕日月終風泉水君子偕老載馳碩人竹竿河廣邶鄘衛之宮詞也下而秦之壽人漢之安世隋之地厚天高皆房中之樂凡此其宮詞所自始乎信斯言也則宮詞之名雖始於唐而由來尚矣第唐以下宮詞多靡曼之音乏風人之旨抑又何與丁巳長夏偶閱毛西河彤史拾遺記武宗外紀及諸家野史隨事拈韻得如干首貞淫奢儉一皆寓焉題曰明宮詞敢附於古之作者哉觀者等諸檜曹以下其可矣南耕程嗣章識

龍飛濠泗肇興王懿德承天地道光一自新豐誕文母十傳帝祚正靈長

孝慈高皇后馬氏宿州徐王馬公女也馬之先有宋太保默者家於宿之新

豐里

草昧初開歷數歸多憑良佐在閨幃朝朝自檢軍儲冊夜夜親縫戰士衣

高后善承人意而知書精女紅太祖每出軍一切軍狀皆屬后籍簿并井雖踰時詢之不少遺暇即率諸校妻縫紉衣襖以備不給

側陋多方賴護將淳沲麥飯等難忘君臣相保尤非易至論堪垂作典章

初郭子興子三與太祖不相能數數搆太祖閒以他事幽太祖別室絕口食高后竊懷鑕底飼之值蒸饅饊熟后乘熱竊其一懷之薄乳畜乳為之糜幸子興妻張氏憐后意惶急陰解之時諸軍四出多鹵獻獨太祖無有子興怒后密白張氏婉轉且以棗脯薦子興子興置不問及洪武元年上即皇帝位冊后既冊謂羣臣曰昔光武受命嘗回思淳沲麥飯以勞馮異唐德長孫后以能周旋於隱太子構隙之間今皇后同朕起布衣閱歷憂患每不憚灼肌體懷熱食飼朕此不止麥飯也至郭氏猜嫌幾罹叵測后卒能多方彌縫以脫朕於難其與長孫之周旋險易何等語曰妻者齊也又曰家貧思賢妻非后德齊一安有今日其敢以富貴忘貧賤哉羣臣呼萬歲既而語后后曰妾

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陛下不忘妾願陛下尤不忘羣臣百姓
裁餘繒帛賜諸王綺繡何曾問尚方絕代母儀躬節儉弋綈不數漢文皇

高后性本儉嘗命練故織為衾褥以賜貧民緝裁餘繒帛及織工治絲有荒
類者纂集為衣帔以賜諸王公主身御澣濯久紕不即易曰此弋綈遺法也
百爾均霑聖母恩饗錢特賜古無倫誰教盛世菁莪茂紅板倉糧太學存

高后慈愛性成而又持大體嘗曰施恩必使徧然推之有差等也今民間眾
庶固多艱難獨念京朝官去井里挈妻子僮僕奔走事上而俸入有限反多
徧謫差祿之謂何乃勸帝厚日給別賜諸臣饗錢且請太學生之攜妻室者
置家糧名紅板倉糧皆后恩也

呂公相術最稱竒愛女偏教侍孝慈芒碭忽然雲五色寧妃恩寵冠當時

郭寧妃臨淮郭山甫女也山甫善相人上龍潛時嘗游臨淮過山甫家山甫

自外至見上大驚爭呼內治饌治畢夫婦奉匕箸侍上飲笑語甚歡中酒闔

外戶蹠曰公非常人也自愛嘗言鍾離有王者氣當在公矣上去山甫謂諸

子若曹皆田舍郎爾而有封侯之相吾初疑之今始知以是也乃遣其二子

從龍渡江而親飾妃納乙室侍孝慈皇后行閒洪武三年封寧妃孝慈崩妃攝六宮事稱皇寧妃

掖廷供奉已多年恩澤常憂雨露偏龍馭上賓初進爵可憐女戶盡朝天

初太祖以四十六妃陪葬孝陵其中所殉惟宮人十數人建文帝嗣位以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賓孫瑞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由錦衣衛所試百戶散騎帶刀舍人進為本所千百戶其官皆世襲以諸人皆西宮徇葬宮人父兄世所稱朝天女戶者也

中山宅裏女諸生窈窕由來著名朱邸當年承詔入佳兒佳婦慰皇情

成祖徐皇后武寧王徐達女幼時誦書史一過不忘人稱女諸生太祖聞其賢淑一日召達謂曰朕與卿布衣交也古君臣相契者率為婚姻卿有令女其以朕子棣配焉佳兒佳婦足慰我兩翁達頓首謝遂聘為燕王妃洪武九年正月授封冊高后深愛之曰真吾婦也

宮政初脩內助良常於先后見羹牆一編更紀前賢迹勸善書懸日月光

燕王之國徐后理王宮政甚治乃以居高皇后卷斷酒肉三年每語及輒流

涕成祖問高皇后遺言多可誦顧何言最要能舉之乎后一一舉之無所遺
后嘗輯女憲女誡諸書采其要者作內訓二十篇又纂古嘉言善行彙一編
名勸善書頒行天下

恭侯賜爵舊勲家豈為今時陰麗華詔下不須親奏謝未伸大義志終賒

徐后弟增壽當建文時曾以國情輸之燕王而建文帝誅之至是議贈爵后
不可上曰欲為漢明德耶顧今豈以外戚故封之竟封定國公而命其子景
昌襲爵命下使告后后不謝曰非妾志也

關心時政獨殷勤命婦傳來見小君柔德殿中頻賞賚千秋彤管著芳芬

徐后嘗問成祖陛下所與共治者何也上曰六卿理政務翰林職論思皆是
也后曰請得悉召諸命婦觀之上許諾及召入徧觀喜甚各賜以冠服鈔帶
且諭之曰凡婦相夫豈止衣服饋食云爾必將有德行之助焉古公侯夫人
及大夫士之妻其能助成夫德載諸簡牘夥矣今上所共理者六卿翰林之
臣也爾諸命婦詐無所以贊於內者夫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夫
婦皆安此所當共勉者也且夫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而易入爾

其思之又召翰林學士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楊士奇金幼孜妻見柔德殿各賜勸勉且賞賚甚至

王瑄攜來玉殿吹天生豔質自高驪無端北狩蛾眉以風雨荒城葬盛姬

成祖權妃朝鮮人永樂七年五月朝鮮貢女充掖庭妃隨眾女入上見妃色白而質復穠粹問其技出所攜玉瑄吹之窈眇多遠音上大悅驟拔妃出眾女上踰月冊賢妃授妃父永均為光祿卿八年十月妃侍上北征凱還而疾至臨城曰不能復侍上矣遂薨上哀悼親賜祭諡曰恭獻命厝其柩於澤縣敕縣官守之

漢儲羽翼重商山大計今憑婦道孱洗手入廚湯餅薦能回天意指彈閒

仁宗皇后張氏以洪武二十六年冊燕世子妃永樂二年四月改冊為皇太子妃時仁宗體肥腰腹徑數圍而膠臙上命與諸王馳馬仁宗辭不能上大恚命有司減仁宗膳仁宗危甚會上令監國二王播流言中之幾易儲后內寬仁宗而外事成祖及仁孝皇后甚謹重得仁孝心仁孝每言於成祖成祖亦意解嘗曲宴內苑仁宗侍成祖見仁宗色變唾而詈移時指后曰此佳婦

他日當承我家脫微此廢爾人矣后起頓首謝頃之忽失后所在上怪使覓
后則后方親入宮庖手湯餅出薦上且喜且感顧仁孝仁孝為慰勞泣下乃
呼仁宗及后前勸飲盡歡乃罷由是太子得不易

四海無波屬太平萬方貢獻達皇京雖然瓜果輕微物先進慈闈展至情

宣宗立尊仁宗皇后為皇太后方是時海內太平上入奉起居出侍游宴四
方貢獻雖瓜果微物亦必先進皇太后然後嘗食兩宮慈孝聞天下

鳳輦閒游西苑春至尊親掖踏芳塵六宮從幸咸歡樂萬歲山前獻壽頻

宣德三年太后遊西苑上親掖輿皇后皇妃皆從行泛舟登萬歲山上奉鵲
上壽獻詩頌太后太后亦賜觴諭上以保境安民至意上稽首謝

金根風駕出長安為謁山陵警八鑾扶輦河橋天子過萬人爭擁路旁看

宣德五年二月謁長陵獻陵上親橐鞬騎導至河橋下騎扶輦行既過復騎
畿民觀者夾道旁皆感悅呼萬歲時陵園父老適迎至太后顧上曰百姓以
君能安民故不憚遠赴趨承踊躍爭欲得一望顏色倘無以安之恐天下之
望君者不止是矣上謝

田疇徧歷過農家婦女歡呼笑語諱村酒野蔬爭一獻欲將滋味大官誇
謁陵還上奉太后過農家召婦女問生業安否婦女應對俚朴如家人然太
后喜賜鈔幣飲食時有以野蔬村酒獻者后嘗訖復賜上曰此農家味當知
之

少小初充給事時尚宮誰似善圍姿濟河星氣干天象骨法相傳女弟宜

胡皇后宣宗廢后也名善庠濟寧人父榮生七女洪武初長女名善圍以才
色給事掖庭充尚官頗見任使永樂十五年有詔選皇太孫妃司天奏星氣
見奎婁當在濟河間求之使者下濟寧因以榮第三女進則后也按之合法
相遂於是年冊皇太孫妃

秋風一夕入長安紈扇吟成卸玉冠豈為求仙學清淨黃金買賦古猶難

胡后既廢退居長安宮性本恬不喜事華飾至是學清淨奉黃老為仙姑張
太后甚憐之特召入居清寧宮正統八年崩謚靜慈仙師

官舍初生見令姿內廷鞠育事尤竒彭城唧唧殊多事早荷非常聖主慈

先是鄒平孫忠者由太學生擢永城主簿生一女妓暫而慧仁宗張皇后永

城人也其母彭城伯夫人曾見孫氏女於王簿官舍奇之會永樂八年太宗謂皇太孫長當擇配彭城夫人稱孫氏女賢乃因張皇后言於太宗太宗取孫氏女入宮甫十歲即令張皇后育之已七年矣至是詔選妃以司天奏故竟冊立胡氏而以孫氏為之嬪彭城夫人每為張皇后唧唧而張皇后賢不言也是時仁宗知其事故於仁宗嗣位冊孫氏嬪時特賜孫氏得服妃冠服宣德改元冊為貴妃三年三月胡后廢冊為皇后

朔風飛雪北庭寒御服親縫淚不乾南內歸來頻問訊多緣母子別離難孫后生英宗英宗在迤北后嘗寄禦寒衣裹手自縫織及居南內后時時遣使問候遺珍饌且數自入視會守者王誠舒良密謀伺后入當白景帝留后南內后聞始不往

班姬聰慧傳青史郭愛才名可比肩入侍二旬何太促楚騷哀怨入黃泉

宣宗郭嬪名愛字善理鳳陽人穎悟警敏有文章名上聞之納為嬪入宮二十日卒嬪自知死期書楚聲以自哀其詞曰修短有數兮不足較也生而如夢兮死則覺也先吾親而歸兮獨慙乎予之孝也心徬徨而不能已兮是則

可悼也

土木城邊列虜營乘輿北去海親征祈天豈惜傷肢體血淚長流頓失明

英宗皇后錢氏正統十四年上北狩后盡出中宮所有貲仗變之佐迎駕費每夜露告天罷即卧地因壞一股復以久泣故傷目

異代宮闈感廢興汪錢衰旺互相仍若非昔日情偏重此際殷勤恐未能

景泰帝皇后汪氏英宗北狩時錢皇后在宮憂勞哭泣日藉后慰恤有如妯娒而孝肅孫太后以母后烜赫頓失勢危疑見門闥賴后事恭謹多保護願有以報后及英宗復辟仍令稱王妃后淪落一興一衰因於后歸國時流涕飲餞凡在宮所有服御貲器及其故宮人荅應皆令隨后遷外王府於是外王府所蓄與宮禁等

何事長齋繡佛前遭時淪落自堪憐白頭郡主閒相伴錯過春光四十年

汪后既歸齋素事佛二女稍長亦齋素矢不下嫁至憲宗強之始嫁其一於郡馬王憲

北狩鑾輿萬事空歸來偏憶玉玲瓏如何七載為天子御帶居然在井中

汪后性本醜懿然多執持不輕徇英宗既復辟嘗入內帑檢故物問太監劉桓日記有玉玲瓏繫腰今何在桓言景帝曾取去當在汪所上遣使再三索皆對以無有左右勸后出還上后不肯既而語人曰是實有之但景帝雖廢亦嘗為天子七年一腰繫何不可消受乃迫取耶且景之天下尚歸之上有何此數片玉當上索時吾實怒而投之并矣其執持如此

西苑從游控玉驄內官調習最稱工君恩一去同流水湘血應歸泉路紅

景帝妃唐氏以景泰七年進宮八月封皇貴妃寵倖冠後廷嘗乘馬隨帝游西苑馬驚妃墮帝乃命中官劉茂送御殿之最良者日控習以待天順元年二月革封號郕王薨羣臣議徇葬及妃妃無言遂徇之

怙寵宮人事不平何須執法漫爭名長門寂寞恩先斷賴得儲皇度此生

憲宗廢后吳氏天順八年七月冊立為皇后方憲宗居東宮時有宮人甫笄竊侍太子起居者即萬妃也寵甚多無禮后立而惡之摘其不法加杖焉后既廢退居西宮適紀氏以懷妊故懼萬妃不測居后宮畜生孝宗而后保護之備至孝宗即位念后恩命服膳起居一如母后禮

貴妃承寵已多年曲意相看自可憐尚食每嘗陳玉饌翟車馳道任爭先

憲宗王皇后吳后廢始立時萬妃有寵吳后與妃不相中因見廢后賢而有智鑿吳后事一以曲處之嘗游西苑妃車先后行歲時朝見不執妃禮昭德宮醞饌每加於中宮帝嘗令妃戎服侍酒使太監段英掌宮后一無所忌

征南俘得蠻中女警敏初堪筦鑰司莫怨花時常寂寂新承恩寵少人知

憲宗妃紀氏孝宗母也本蠻土宮女成化中征蠻紀氏在俘中久之中宮人遂受女史警敏俾守內藏時萬貴妃寵而妒他妃幸上者皆治使傷姪即姪百計使墮由是他妃勿敢進上嘗行內藏紀氏應對稱上意上悅之就藏幸焉有身萬貴妃察知恚甚至不食默候數月令婢鉤治之婢謬報曰病瘡終以貴妃譖謫居安樂室

謫居安樂生皇子胎髮垂肩倏五齡若使當年先漏洩紫微何處覓前星

孝宗生紀氏使門監張敏溺馬敏驚曰上未有子今縱不敢使上知顧奈何棄之稍哺粉餌飽蜜藏之他室當是時貴妃雖日伺無所得且甚秘至五六歲尚不敢翦其胎髮唯吳太后廢居西內近安樂獨往來知其事時時就哺

養上不知也

幾曾華渚看虹繞明鏡空嗟不駐顏忽有黃門報消息始知少海在人間

他日上召張敏櫛照鑑歎曰冉冉矣而無子敏伏地曰以罪萬歲見有子何言無耶上叱安得有敏叩頭曰有祇恐不能保耳倘能保子見在上曰吾自當保之顧安得有有安在敏叩頭言狀上急起入西內令召見使至安樂室宣旨紀氏抱孝宗泣曰事已覺吾無生矣兒去見黃袍有鬚者兒父也乃為孝宗易衣置小車中舁之行既至孝宗髮被地走入上懷牽上衣上顧視大喜且泣下曰我子也類我

西子湖頭事檢沙檢金未得容華不須更結千絲網玉貌天生入內家

邵貴妃昌化人興獻王母也父林洵沙軍生妃鬻於杭鎮守太監太監愛其慧為授書讀唐詩詩餘數千首稍長有容色知禮太監攜還京會中宮遜掌禮嬪妃應選

聰慧由來是性成唐詩千首記分明獨將紅藥閒題詠惹得君王自動情
時萬妃妒甚邵貴妃託微疾居外宮未進也偶夜坐自詠所製紅藥詩憲宗

過聞之大喜遂召幸

乍別慈顏朱邸開思親酬答意堪哀算年卻喜孫枝茂繼體還從興國來

成化十二年冊邵氏為宸妃二十三年進貴妃生三子一興王祐杭一岐王祐榆一雍王祐標興王即睿宗也興王之國妃不得從興王作思親詩上妃妃答之正德十四年世宗繼大統妃老矣尚在宮目旨喜其孫為皇帝摸世宗身頂至踵乃推本所生越舊制進稱皇太后

民間生長未知愁祇道宮中勝外頭卻憶空懸明月處莫教選女下南州邵太后嘗曰女子入宮無生人樂飲食起居皆不得自如如幽繫然後選女入宮無下江南此我留大恩於江南女子者也江南人家亦幸無以內恩澤送女子入宮當時以為良言

掖庭初入未勝衣稍長何來絕世姿一自青宮承幸後難令恩寵讓當時

萬妃青州諸城人生四歲選入掖庭為聖烈孫太后宮人及笄而妍充小答應給事仁壽宮憲宗為太子時見而悅之因竊侍太子旋命司秩改侍太子宮及即位吳后初立猶以宮人禮視之加朴責吳后廢王皇后繼立鑒吳后

事每損意優容之妃亦警敏故善迎帝后意且籠絡諸嬪御諸嬪御畏之無敢忤者

桂殿朝昏奉起居後廷游玩恣歡娛君王偏自多憐愛袴褶新裝馬首驅上嘗游幸諸宮必令萬妃袴褶為前驅猥褻備至

燕燕飛來已數春何因負約御他人綠綈方底常傳語裏樂重封葦篋頻成化二年正月萬妃生皇第一子上大喜為遣中使出祈祐諸山川之神三月封貴妃既而皇子薨妃亦自是不再娠於是大婚忌絕嬪御進幸即偶有進幸者必藥之墮其胎且有從是死者相賢妃生悼恭太子暴卒即孝宗之生頂上有寸許無髮皆藥所中也

南郊黃霧塞天衢妃子終先聖主殂自識君恩同比翼免教血泪灑蒼梧成化二十三年春上郊天大霧人皆訝之明日慶成宴罷上還宮忽報萬貴妃薨妃體肥是日以拂子撻宮人怒甚中痰或上聞報撫然曰萬使長去吾亦安能久矣為輟朝七日上亦於是年晏駕

明月投懷見異徵長秋恩愛古何曾一門父子皆侯伯赫奕於今戚畹稱

孝宗張皇后興濟人父巒母金夫人夢月入懷生后后當適人其所當適者忽大病及選為太子妃則前所當適者病已孝宗即位立為后篤愛宮中同起居無所別寵有如民間伉儷然者巒自都督同知封壽寧伯卒加贈昌國公子鶴齡嗣侯弟延齡亦從都督同知進封建昌伯竝加保傅其他羣從以后故受中書舍人及錦衣百戶諸官者不可勝數又為后立家廟於興濟土木閎麗明世外戚之盛無過張氏者

守宮論就動宸顏學士才名邁左班一首新詩偏憶弟可教流落在人間

沈選侍名璫蓮烏程人宏治初被選入掖庭孝宗試選女知書者命為守宮論選侍援筆立成其發端曰甚矣秦之無道也宮何必守哉孝宗悅擢居第一使給事御前賜名曰女學士弟溥舉人官通判選侍有寄弟試春官詩傳於外

關山駐蹕塞塵黃趙女新聲擁靚妝聞道美人新進入一朝蒙幸忽專房

武宗劉美人亦稱劉夫人太原民劉良之女晉王府樂戶楊騰名下妓也正德十二年上半年大同駐蹕偏頭關遍索女樂於太原美人偕眾妓雜進上選

見悅其色及聆謳大喜遂從榆林還再召之載以歸命為美人大見寵幸初居豹房後漸入西內專寢飲食起居必與偕言事輒聽左右或觸上怒陰求之輒一笑而解江彬諸近幸雖甚貴倨見必觸首以母事之呼之曰劉娘娘六龍南幸發京師愛妓先移潞水湄不似征遼離別久王釵珍重贈臨岐武宗將南征陰移劉美人至潞河約駕先發而隨以他舟迎美人美人脫一簪贈上行且以為信曰見簪而後赴

內使空傳聖旨來美人持信坐陽臺太平天子多情甚御艦親迎到水隈上藏簪衣閒過蘆溝馳馬失簪大索數日不獲去及至臨清州上遣中使召美人美人辭曰不見簪非信不敢赴上乃獨乘舸晝夜行帝皇至張家灣親迎美人載而南

威武政游樂未央獨能諫獵史書光布施遍滿南朝寺姓氏雙題第一行

上至揚州每以數騎獵揚州城西止宿上方寺後遂無厭屢出獵馳突不測劉美人諫乃止時又稱為夫人自上方寺至南京所臨寺觀幡幢錦繡梵貝夾冊有為上所錫賚者悉署上號威武將軍鎮國總督及夫人劉氏名字其

上

玉輦時時在豹房君王不獨戀禽荒浣衣局內新承寵報是佳人王滿堂

浣衣王滿堂者霸州民王智女也以麗色嘗與選嬪宮既而罷歸恥不肖適人又時時感異夢謂必有趙萬興者來聘當許之其人貴不可言里中僧出入智家知其夢閒以語人道士段錕挾妖術聞之遂潛易姓名且賂僧使僧前一日謂智家曰爾家明日當有大貴人至詰旦錕至問其姓名曰我趙萬興也智家歡呼羅拜之遂妻以滿堂錕乃出妖書轉相煽亂愚人既神其夢及見書大信從之者日益眾錕畏事漏攜滿堂逃之崑陽既而崑陽人亦信之有嶧縣儒生潘依道孫爵杖策至陰受其術時背人行王臣禮於是錕遂僭號改元大順平定往來牛蘭神仙二山間久之錕出行新城民掩獲錕并得其妖書撫按以聞武宗詔釋愚民之從者獨斬錕與依道爵三人西市乃特降中旨令勿殺滿堂沒入之以官奴送浣衣局既而召入侍豹房大幸

內廷來往任羊車記注無官尚寢除官局近來無一事昭陽夜飲拜恩初

故事宮中六局官有尚寢者司上寢處事而文書房內官記上幸宿所在及

所幸宮嬪年月以俟稽考武宗悉令除卻省記注掣去尚寢諸所司事遂遍
游宮中日率小黃門為角觥躡趨之戲隨所駐輒飲宿不返其入中宮及東
西兩宮不過四五日

寶和店裏百般呈廊下家居永巷行親著估衣持簿算當壚雜坐竝彈箏

嘗游寶和店令內侍出所儲攤門身衣估人衣首戴瓜拉自寶和至寶延凡
六店歷與貿易持簿算喧詢不相下別令作市正調和之擁至廊下家廊下
家者中官住永巷賣酒家也箏箏琵琶嘈嘈然坐當壚婦於其中雜出牽衣
蠶簇而入獲茶之項周歷諸家凡市戲跳猿騙馬鬪雞逐犬所至環集且寶
宮人於句闌扮演侑酒醉即宿其處如是累日

錦衣祕術獻君王初進佳人回鶻裝妙舞清歌看未足一時供奉盡殊方

有言錦衣衛都督同知于永善陰道祕術武宗召入豹房與語大悅永色目
人進言回回女皙潤而瑳粲大勝中土時都督呂佐亦色目人永矯旨索佐
家回女善西域舞者得十二人以進歌舞達晝夜顧猶以為不足乃諷上請
召諸侯伯中故色目籍家婦人入內駕言歌舞而擇其美者留之不令出一

日永侍飲歡舞酒酣呼永使即家召其女來時有言永女殊色故以召永詐
匿其女飾鄰人白回子女充名以入上以為真也悅之永畏其泄陽為風痺
固乞去以其子承襲指揮諸色目家雖切齒然無敢發者

乍辭鉛粉下彤庭願向花前學誦經天子何因親雉度殿中說法更丁寧

西宮大答應宮人有願祝髮為尼者上作雉度師親為說法置番經殿中

中監密奏薦紅妝豔質能兼騎射長胡語琵琶堪絕調頓令門戶滿輝光

初江彬密言後軍都督府右都督馬昂有女弟美豔時已適畢指揮有姪矣
上令中使迎取之至豹房弱顏麗質顧善騎射解胡樂能道達語遂大幸馬
氏一門無大小皆賜蟒衣內廷大璫皆呼昂為舅賜第太平倉東熏灼動京
師言宮交章諫皆不納上每從數騎過昂飲一日飲酣召昂妾昂以妾病辭
上怒而起昂懼乃請罷而馬氏寵衰

宣府行宮駐乘輿珍奇麟萃彩雲舒直呼絕塞為家裏轉覺長安樂不如

上度居庸關歷懷來保安諸城堡遂駐蹕宣府初江彬勸上於宣府治行在
越歲乃成糜費不可計後輦豹房所儲珍寶及巡幸所收婦女實其中上甚

樂馬每稱曰家裏還京後數數念之不置

佳氣遙瞻在大名金錢四側擲來成君王一顧蚘螻掌惱卻蛾眉誤此生

世宗陳皇后元城人少與諸女擲錢戲錢皆四側既長昭聖張太后為世宗
選婚臺官言大名有佳氣得后迎入宮嘉靖元年冊為后後上與后坐張文
二妃者尚茗上循視其手后恚投盃起上大怒后以驚悸忽墮妊既而崩
慈旨傳來選九嬪黃金冊寶玉嶙峋奉先殿內初成禮耀首爭看翟羽新

嘉靖十年奉章聖皇太后旨選九嬪先是祖制無九嬪名目后妃下雜置諸
嬪宮而閒以婕妤昭儀貴人美人諸位號雖稍參漢制要其所以為儲嗣計
未嘗乏也至是特用張璵言謂上未有子古者天子立后竝建六宮三夫人
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廣儲嗣陛下春秋鼎盛宜博求淑女為似
續計於是下慈旨為九嬪之選三月方氏鄭氏王氏閻氏韋氏沈氏盧氏沈
氏杜氏九人竝受冊竝冠九翟冠大采鞠衣圭用次玉轂文冊黃金塗視皇
后殺五分之一至期上衮冕告太廟還服皮弁御華蓋殿傳制遣大臣行冊
禮既冊乃從皇后朝奉先殿禮成百官入賀上仍服皮弁受之

漫說天圓與地方宰臣希旨自無妨恪恭原善將禮祀宸眷優崇內德彰
方氏冊名德嬪上以其行禮敬且升降有儀度悅之越二年張皇后廢欲立
后以問夏言言故逆上意頓首曰臣請為陛下賀夫天圓而地方者也上大
喜遂以其年立為后上嘗薦高祖及高后尊號后捧高后主亞獻上稱其有
禮睿皇后升祔及禁日后親扶寶幄尚七挾惟謹睿皇后祥后奉几筵帥嬪
御行享祀皆恪恭稱上意上嘗特褒之

無端事變起宮闈全仗長秋息禍機豈料頓忘宗社恨翻然病已憶端妃

世宗性下待宮人多不測宮人懼會所幸曹妃及王寧嬪侍上寢寢酣宮人
楊金英等謀弒逆用組繫上頸而以釵股雜刺上胯間幸繫組倉卒誤為殊
死結得不縮金英懼同事張金蓮者知事敗走告后后馳至解組上蘇然病
悸不能言后命太監張左高忠捕宮人雜治詞首王寧嬪云曹妃者雖不與
然亦知之后乃傳上命收曹妃及金英等十餘人磔於市并斬其族屬十餘
人而籍其家先是曹妃有容色上愛之冊為端妃故每侍上寢至是上稍愈
疑妃冤曰端妃我所愛宜無此心因德后救已而翻以妃故憾后

西宮烈焰照天明內使驚喧奏紫宸何事沈吟無一語可憐玉體盡成塵

二十六年十一月宮中火中官請救后上不應方后遂崩已而復悼曰后救我而我不能救后乃厚其喪葬禮

星官送子夢初徵總角岐嶷更可稱不敢指天頻舉手忽歸泉路恨難勝

世宗皇貴妃王氏嘉靖九年選入宮十年冊為昭嬪十五年生皇子載睿生時有他妃夢星官以嬰兒送昭嬪上異之是年進昭妃明年冊為貴妃皇子有奇質嘗見上叩頭曰兒不敢時時舉手者以天在上也上奇其言至是並重妃十九年進皇貴妃二十八年皇子薨年十有四初冠行冠禮翼日而病命大醫視之不治忽北面拜曰兒去矣端坐而逝上悼之謚莊敬太子明年妃薨

何人自奏達楓宸有女還堪充下陳郊享正逢真吉兆璽書聞已冊寧嬪

李嬪延津人嘉靖十四年十月夏言請慎選賢淑補嬪御以廣儲嗣上命夫人女官出諸王館選擇妃父李拱臣自詣通政司上白有女端麗堪充下陳因轉送禮部以請上曰此非大臣獻諛也既係親陳當從所願遂令拱臣送

至京既至適上行郊禮夏言請淑女赴諸王館擇日選視上曰淑女至京適逢郊享此高禱之兆也敕勿赴館選選進大內既進冊甯嬪無子薨

移居別殿出坤甯臥病長將玉戶扃堪羨寢門修古禮履聲先已慰人聽

穆宗繼后陳氏無子多病出坤甯居別宮神宗在東宮時生母李太后尚為貴妃神宗每晨謁奉先殿朝帝及貴妃畢即往候后曰娘娘寂寞禮不可曠后聞履聲即喜強起取經書指而問之神宗應聲答后且感且喜貴妃聞后喜亦喜

太平天子孝思敦慈聖還同仁聖尊百戲雜陳娛令節深宮宴飲不聞喧

神宗嗣位尊陳后稱仁聖李貴妃稱慈聖兩宮既同尊而后與慈聖皆賢素無猜嫌至是益親謚神宗又孝事兩宮一無所間由是后無疾優游慈宮者二十五年神宗嘗設四齋近侍二百餘人陳百戲為兩宮歡每遇令節先於乾清宮大殿設兩宮座使貴嬪請導上預俟雲臺門下拱而立北向久之仁聖輿至景運門慈聖輿至隆宗門上居中北向跪少頃兩輿齊來前已復齊至乾清門上起於是中宮王皇后扶仁聖輿皇貴妃鄭氏扶慈聖輿導而入

少憩請升座自捧觴安几以及獻饌更衣必膝行稽首屏顧攝息皆從來儀注所未有者於是始陳戲劇歡乃罷凡大饗多此類

早歲誰教帝德成多因慈聖在乾清經筵御後頻呼講每至臨朝喚五更

萬曆元年慈聖皇太后徙居乾清宮視上臨御諸外廷事一切倚任閣臣不敢預獨於上起居務極嚴切上偶不讀書召使長跪每御講筵入嘗戲作講臣進講后前后亦以是驗其記否每朝日五更至上寢所呼曰帝起今日上朝敕左右掖上坐取水為盥面挈之登車以出

按歌曲調欲翻新醉戲驚聞母后嗔何至競傳師博陸數行罪已詔酸辛

八年十一月上曲宴西苑兩宮人侍上醉顧之使之歌新聲辭不能既退取劍擊兩宮人左右勸止之遂戲截其髮以出翼日慈聖太后聞大怒自尚青布袍屏簪珥傳語閣臣居正具狀切諫且令草罪己御札又召上跪地數其過至云必用汝作皇帝耶時宮中喧傳太后令馮保向閣中取霍光傳將退上立潞王上大懼跪泣不起久之方解乃答其所嬖客用孫海二人逐之

梵刹琳宮遍八垓傾心施予豈慳財慈寧宮裏清秋節忽報紅蓮九朵開

慈聖究心內典好施予凡天下名勝地皆置梵刹動費鉅萬時天下晏安物
力充物上亦助施無所吝嘗侍后慈寧宮看花時已秋節有銅蓋生紅蓮蓮
心抽蕊九而攢簇四向如臺蓮然上令文書宮宋紳傳外廷觀看看畢仍送
慈甯上親帥后妃稱賀且賦詩以為太后慈壽之瑞

吳生畫手擅唐時臨寫慈容勒石垂千葉至今供梵宇威傳大士著威儀

神宗嘗於太后千秋節為太后祈福敕取內庫所藏吳道子畫觀音象臨撫
之易以慈容使梵刹瞻仰勒石刷千葉以布天下天下梵刹皆供之

愛子初封行有日貴妃留戀獨迢巡千秋上壽須休說潞邸親同福邸親

福王之國行有日矣鄭貴妃難之復以祝太后千秋為辭且多設禮幣冀以
悅后后揮卻之且曰不知吾潞王可宣來上壽否貴妃乃不敢留

玉熙宮女細腰肢舞態能含鏡影隨身是大梁儒士配忽傳懿旨得佳期

玉熙宮女妓能戴鏡舞自言家大梁曾許里中人儒生慈聖遣還其家使配

焉

四紀皇心已倦勤那堪章奏更紛紜宮中卻有真良佐封識分明待上聞

神宗王皇后性端謹上丁承平久天下無事好靜攝一切章奏盡留中不下后封識藏弃每語一事即隨取上之

年長宮人久未封一朝承寵踞蒼龍慈宮自檢起居注且喜生孫真景逢

王貴妃光宗生母也初為宮嬪無寵年長矣偶幸有娠神宗諱之故事宮中承寵必有賞賚文書房內官即記年月日及所賜以為驗上侍慈聖語及之上不應慈聖命取內起居注相示且以好語相慰藉曰吾老矣猶未有孫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貴甯分差等耶十年四月封恭妃八月光宗生是為皇長子

里巷爭傳詔選妃桃夭未及盡于歸閉門獨自傷春色何意翩然向紫微

鄭貴妃大興人萬曆六年上以大婚下選擇令民俗稱大婚曰官婚爭嫁娶雖城司禁之不止妃故許鄰家子為婦然闕聘物妃家不聽娶而鄰家強之兩家爭且闕妃闔門哭適中官過門見妃美即籍姓去入宮冊貴妃及生皇三子進皇貴妃

高元殿裏祀星君祈嗣常將玉帛焚自有神明能共鑒御書一紙更殷勤

鄭貴妃權譎善媚後庭寵倖者無出妃右時恭妃既生皇長子顧無寵冊立未有屬妃恃寵請立己子為太子上許之先是大內北上有大高元殿祠星君最神妃嘗以祈嗣過祠進禱焉及生皇三子請謁謝邀上設誓許他日冊立因御書一紙緘玉盒中賜妃人未知也

玉盒緘來封識真那知蠹簡已成塵未諳天意當誰屬且廣祈求敬福神時冊立未定多蜚語外廷爭之者且紛紛至凡請冠請婚請預教不一而足至二十九年羣臣爭不已而慈聖皇太后又堅持立長妃復於是時小失歡於上上乃移皇長子居迎禧宮既而冊立為皇太子同日冊妃子為福玉皇五子為端玉皇六子為惠玉皇七子為桂玉既立上遣人取玉盒視之封識宛然而內所書字則蟲已盡蝕之矣上觀悚然因助妃廣建祠宇以祈福焉東萊閏範舊流傳輦轂重刊亦偶然何事致來東吉問憂危竝議忽盈篇

初刑部侍郎呂坤為按察時作閏範圖說一書太監陳矩從坊間購之持以進上上偶賜鄭貴妃妃為之重刻坤不知也二十六年有撰閏範圖說跋者名曰憂危竝議以為此書本呂坤媚妃為之其中首頌漢明德馬后且首載

其由貴人進位中宮一事則明明以明德指妃而妃之刻之因以自指此易儲之本也故其文託朱東吉為問答朱東吉者謂東朝也其名憂危則以坤曾上憂危一疏因即借其名風之且曰此可憂危事然即憂危者為之也時其跋盛傳京師然不得其人久之有疑出於給事中戴士衡與全椒知縣樊玉衡者以士衡曾糾坤玉衡曾彈妃也妃弟鄭養性為言於上上重謫二人然置妖言不問

東吉初消又福成賊曹四出網羅橫傾危箇箇難安枕抵罪何緣得皦生越五年又有為續憂危竑議者其題曰國本攸闕是時皇太子已立然恐更易者之隨之也其文託鄭福成為問答鄭福成者謂鄭之福王當成也且曰朱賡為相賡者更也更易之義也而賡所用者文則有王世揚孫瑋李汶張養志四人武則有王之楨陳汝忠王名世王承恩鄭國賢五人共九人合妃而十周之十亂有婦人馬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即此是也上聞之大怒謂誣罔宮闈甚間骨肉命賊曹四出捕期在必得於是輦下大臣或借以傾危人人重足立既久得皦生光者抵之乃已

娘娘墳記在西山內侍傳知松柏間自是最勤悲罔極金錢私祭淚潺湲

孝純皇太后劉氏初入太子宫為淑女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生莊烈愍皇帝旋以細故失光宗意被譴薨既而光宗悔恐神廟知之戒掖廷勿復言葬於西山莊烈帝封信王進賢妃天啟中信王未之邸嘗居勛勤宮問近侍曰西山有申懿王墳乎曰有其旁有劉娘娘墳乎曰有每密封金錢往祭馬自憐薄祜失慈親遺象尋求那得真賴有梁生能繪影至尊瞻拜獨傷神

莊烈帝嗣位上尊謚曰孝純恭懿淑穆莊靜毗天毓聖皇太后遷葬慶陵上五歲失太后問左右以遺象莫能得傳懿妃亦東宮淑女也生皇六女皇七女進封懿妃嘗與太后比宮居自言宮人有相類者雜指其眉睫及頰輔閒召太后母瀛國太夫人認之時武英殿中書梁祝善形摩瀛國太夫人同懿妃出宮人指示揣以意令髣髴為圖圖成敕具法駕鹵簿由正陽門警而入上親跪午門迎之既入懸象乾清宮呼老宮婢及素侍太后者來前使瞻視或曰是或曰否上為之雨泣六宮皆泣

九月嚴霜百草摧宮中競報李花開邀封選侍占先兆誰識黃巢走馬來

李妃者光宗選侍也時宮中有兩李選侍無所別因以所居東西宮別之莊妃居東宮稱東李此居西宮稱西李然西李最有寵神宗初以熹宗早失母命西李母之及光宗崩選侍踞乾清宮挾制皇長子邀封皇后熹宗初立時值九月早寒霜甫下而宮中李花齊開咸以為選侍當封相願賀而其後闖亦李姓識者謂此草妖云

夢裏黑龍蟠殿柱汲來金井得雙魚大橫兆已為天子東李恩勤憶不虛

東李妃亦光宗選侍也性簡重寡言笑名位素居西李前而寵不能及嘗奉光宗旨撫視皇五子皇五子成立入繼大統選侍功居多先是皇五子在宮每日起拜天畢退而謁母選侍亦愛之嘗夢黑龍蟠殿柱以告選侍選侍私自喜屬勿言又所居東宮後有井二皇五子隨選侍過之戲汲井得金魚汲次井亦如之崇禎初上念鞠育勞加上妃封號與其弟李成棟官給田千頃鴛鴦鳥墮冊封時淪落堪傷事可知卻為慧妃愁失寵後庭絕粒有誰悲

熹宗李成妃順天人天啟四年二月生皇二女封成妃是日地大震宮瓦皆墮既而皇二女薨妃失寵會張皇后病皇貴妃任氏以孕皇三子臨月成妃

仍當夕上慰之先是范氏慧妃者頗見幸生悼懷太子封皇貴妃以忤客氏
意被斥妃與慧妃好每見慧妃輒悵惋至是侍上寢從容為慧妃乞憐客氏
聞大怒曰彼欲樹兵向我耶遂矯旨革封幽妃別宮而逐內庫管理李謙於
海子殺之幸妃鑿裕妃事裕妃張氏絕飲食或預蓄乾食藏瓿甌間半月得不死後乃
斥為宮人而遷之乾西崇禎元年詔復妃封號并饗禮且請居慈慶後宮置
供奉焉

皓腕繫來金跳脫青紗幕去玉連環祇愁未中天家選銀幣重邀又遣還

故事宮中凡選婚一必以二副者陪升即中選皇太后幕以青紗帕取金玉
跳脫繫其臂不中則以年月帖子納淑女袖而侑以銀幣遣還

宮中百費俱裁減早稱君王節用情從此外家休望幸時艱只合念蒼生

莊烈帝即位立信王妃周氏為皇后家本節嗇入典宮政務減裁宮中糜費
不為外家乞恩澤即歲時大臣命婦入朝賀亦賞賚必以禮時天下飢饉府
庫虛上憂勞議節用而后所行合上意上甚敬之

梨園弟子一長吁繪出流民鄭俠圖帝后相看齊下淚難教此際盡歡娛

初神廟以孝養故設兩宮百戲自宮中舊戲以及民間鬻弄無不備至是悉裁革而獨留舊戲承應如所稱過錦戲者仿佛古優伶供奉取時事諧謔以備規諷時旱蝗中州賊大起戲者作驅蝗及避賊狀后見之徐謂上曰有此耶因掩面泣上亦泣是日遂罷戲

中使持紹問起居君王應悔曩時疏啟祥退處仍三月淚濕羅衣恨有餘

時田貴妃有寵倨見周后為后所抑妃向上泣訴妃父教之上書陽引愆而別為微詞挑之上在交泰殿與后語不合上推后仆地后憤不食欲自戕上尋悔遣中使持紹襁賜后且問后起居后勉為一餐上傳旨令貴妃省愆退居啟祥宮三月不召

永和門外看花時樛木能縈國后思依舊蒙恩當御幸不教長抱別離悲既而后在永和門看花請召妃上不應后遽以車迎之乃相見如初

烽火驚傳事日非南中家業尚堪依如何欲語還中止終恐君王失事機

周后聞寇漸棘微言曰吾南中尚有一家居蓋意在南遷也上問何從知之
后不語后凡有所言不欲盡且不欲言外多此類

午夜披章燭影搖晏安那復似前朝慈甯一覺難成夢追憶當時不自聊
先是宣懿康昭劉妃者神宗妃也萬曆六年立中宮時隨冊為昭妃於嬪媵
中淑賢而有年崇禎改元上使之居慈甯宮掌太后印稱太妃周后之選寶
太妃贊成之後遇歲節上朝太妃朝畢坐而饗以茶上甫就坐忽欠申偃栲
栲斲斲徐聞太妃戒勿驚命尚衣者覆以帔左右皆植立屏息以俟有頃上
覺攝衣起謝曰聖祖時天下少事宮中皆晏安太妃所親見也至兒子苦多
著實難枝梧兩夜省文書自謂年甫踰壯尚可磨耗不謂蚤困劣在太妃前
惛然不自持一至此太妃泣上歸為后言后亦泣

元良出閣內朝稀稟命初未款玉扉忽報中原豺虎逼至尊側席正長歎

周后生皇長子已冊立出閣讀書故事太子既出閣非上命不朝后偶上坐
便殿皇太子以出閣故來請朝時素有急奏則寇破河南報也上歎曰兒見
母有幾而闕我耶今後竟入朝勿問也

繁華自古說揚州三輔豪家恣冶游聞說貴妃承寵後金吾恩澤古難儔

皇貴妃田氏西安人世行估揚州父宏遇以奢自豪生妃而纖妍揚故多銜

女習伎能宏遇娶之為後妻教妃鼓琴天啟中選妃入信王邸信王入嗣冊
禮妃父宏遇授游擊將軍錦衣衛指揮妃最寵未幾進為皇貴妃頗干預每
見上輒為外家乞恩澤宏遇以妃故官左都督交游結納極園林聲伎之盛
朝士附勢者爭相造請每以外情輸宮禁

玉骨冰肌迴出羣蘅蕪香氣不須熏御前炫服羹頻進粉汗何由裛露紋
貴妃體潔有蘅蕪香雖盛夏無汗嘗被禮服上令啜羹以試之終如常

五音響出七條絃阿女琴聲阿母傳綠綺喚來新奏御當闕莫禁任朝天

妃嘗鼓琴上問師何人以後母對上不信妃恐上疑已踰月以他節請召母
入乘閒令鼓琴上前一再行上悅賜勞之自是母出入嘗注宮門籍不復禁
宮中燕見卸濃妝蟬鬢休梳副髮藏輕翦薄羅籠蜀錦著來新樣舊衣裳

田妃善妝櫛每以新法變宮中儀法燕見卻首服別作副髮藏髮閒宮衣用
紗縠雜綴諸翦繡而隱以他色如菴畫然

珠胎隱映鴉青石細縠輕遮金縷銜望裏光明常四照內中盡道昔何曾

上冠舊綴鴉青石與珠相間妃去珠易以珠胎而嵌鴉青於其中望之有光

馬宮中鎧多鏤金匝雖烜麗而炬不外達妃乃列鎧扇每當炬處去一方以疏綃幕之炬影左右徹觀者稱快

累石為山翫月臺竒花雜植逐時開重重棕葉臨衢覆小小宮娥舁輦來

田妃嘗厭宮闈過高迴崇杠大牖所居不適意乃就廊房為依檻曲楯蔽以敞榻雜米揚州諸什器牀簟供設其中宮西建一臺累石為洞蔕花藥每張幄坐其旁曰翫月臺又以永巷接宮門御蓋往來必行風日中妃令為廢薄夾椽葉覆之凡用心之巧多如此類雖變易舊制然較便故上亦聽之且嘗去小黃門之舁已輿者而易以宮婢上稱其有禮

新樣花枝出秀州象生偏上麗人頭中宮米辦無尋處曾向吳家買去不宮中凡令節宮人以插戴相餉偶貴妃宮宮婢戴新樣花他宮皆無有中宮宮婢齊向上叩頭乞賜上使中宮出米辦越數百里不能得上以問妃妃曰此象生花也出嘉興有吳吏部家人攜來京而妾家買之

兩河催餉軍書急戚畹捐輸助國難薄待武清亡愛子九蓮神語聽心酸田妃以構后故摘冠片居啟祥宮令省愆妃生皇三子永王及皇五子皇五

子遂薨於啟祥宮既而用后言召妃復妃禮如故而妃遂病當妃居啟祥宮時皇五子有疾兩河催餉者日三至武清侯孽子李國正訐其兄國瑞藏禁物自莊房土地外精鏐珍寶纍萬萬上召見國瑞諭以輸餉國瑞辭不能上怒責之時瀛國太夫人嘉定伯奎駙馬都尉曷同辭為上請不聽既而國瑞死皇五子疾劇有憑之為言者曰吾九蓮菩薩也上待吾宗薄吾逝將去此皇五子慧隨我行先是神廟時孝事慈聖皇太后有言慈聖為九蓮化身宮中遂以慈聖象裝九蓮菩薩祀之武清侯即慈聖宗也至是宮中禱九蓮徹三晝夜而皇五子終不起上悔歎息曰竟以我故殺此兒謚曰悼靈王

白頭宮女說先朝愛子初封念路遙三歲來朝嫌太晚如今追憶卻魂消

後上至妃宮思悼靈哀之值寇亂甚河南諸王多被害愴念骨肉間傷懷呼

宮婢能言宮中往事者使言之因言福王之國時神廟鍾愛王出宮門召還者三且約三歲當入朝上屈指曰三歲一千日但恐皇父不待汝如何時上年高王皇后稀進見當大漸時猶顧視貴妃諛諛以河南為念今何如矣

時福

王記上歡戲而起

卧病承乾念主恩君王臨視更何言怪他不及尋常語女弟頻將託至尊
後田妃居承乾宮病篤上數自臨視妃無言惟以外家女弟為屬上雅知妃
意且亦微聞其女弟甚美然無意求也

平明賊騎滿宮闈帝后升遐事已非奇節何來巾幗輩青霞女子死如歸
青霞女子青霞室中簽書女也上自后妃諸嬪外不欲多宮寵每有選淑女
承侍者於乾清宮菊室更名青霞令雜居室中名女子共奔入乾西闔戶自
焚死時諸宮宮人多徇者不得其姓氏

詐稱貴王思擒賊天意難回志未成宮婢能捐三尺劍一時朝省媿簪纓
昭仁宮婢費氏為賊得自稱昭仁主賊以獻自成自成令宮監驗之非是以
賜賊帥羅讓費氏曰吾雖非主然故名家子必欲犯者須以禮帥乃張宴集
諸渠豪飲擁入室費氏挾刀奮帥喉連刺數渠遂自剄曰吾之不能殺自成
天也自成聞大驚令收葬之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2387557